

A.纸贵坊书系 001

E伯爵作品 A-001

那日，巴黎的上空沉晦，德国大军踏进了这个如花城市，法国伯爵和纳粹党卫军官的初次会面，是以两条生命的殒落做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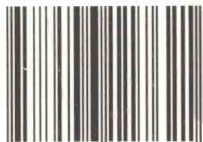
可这是一切的开端，不是道别，宣告波特曼将成为夏尔特的生命梦魇？其后，夏尔特妻儿的性命，为这首开始就停不了的奏鸣曲谱出最悲怆的旋律……

这篇文最开始让我惊叹的，是E娴熟自然的欧化语感，既非翻译腔也有别于奇幻腔，而是一种仿佛连灵魂都深入到那个时间刻度中的、充满淡灰色雾感的文字，字里行间充满张力，那必定是写过很多文字才凝练成的笔法。

——藤萍 推荐序

上架建议：畅销小说

ISBN 978-7-5461-1762-1



9 787546 117621 >

定价：28.00元

##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天鹅奏鸣曲 / E伯爵著. —合肥: 黄山书社,  
2011.5  
ISBN 978-7-5461-1762-1

I. ①天… II. ①E…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  
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1)第067391号

## 天鹅奏鸣曲

E伯爵 著

---

出版人: 左克诚	选题策划: <b>华文经典·原创</b>
责任编辑: 赵子宜	封面设计: 天之赋
责任印制: 张建龙	版式设计: 水晶方

---

出版: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黄山书社(<http://www.hsbook.cn>)  
(合肥市翡翠路1118号出版传媒广场7层 邮政编码: 230071)  
发行: 北京时代联合图书有限公司 电话: 010-65513628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制: 三河市祥达印装厂 电话: 0316-3656589

---

开本: 880×1270 1/32 印张: 8 字数: 180千字  
版次: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7-5461-1762-1 定价: 28.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 可及时向承印厂调换)

## [代 序]

E是个神奇而热心的人，受邀为她写《天鹅奏鸣曲》的序，我感到很荣幸。我是个看文常常会忘记文名的懒人，也曾经忘了这篇文的名字，但内容我却一直都记着。E邀请我为这篇文写序的时候，有几秒钟，我还没记起这熟悉的名字对应的是哪篇文，等到打开文档一看，顿时就热血沸腾了，简直有一种受宠若惊的荣耀。

《天鹅奏鸣曲》是一篇给我留下非常深刻印象的文，我已经不太记得到底是什么时候看的了，那想必是很多年前的事，但文章的气氛和情节我至今还记得，它讲述了一个法西斯残暴军官一步一步软化与真实化的过程。我不想再看一遍去改变自己的印象，因为多年留下来的记忆才是文章带给我的最大收获吧。

这篇文最开始让我惊叹的，是E娴熟自然的欧化语感，既非翻译腔也有别于奇幻腔，而是一种仿佛连灵魂都深入到那个时间刻度中的、充满淡灰色雾感的文字，字里行间充满张力，那必定是写过很多文字才凝练成的笔法。我喜欢华美的文字，热衷于感受不同文风下所能展现的风情，然而经过的时间越久，便越觉得简单的句子能表现的情感和环境比繁复的句子更加富有韵味，而《天鹅奏鸣曲》正是这样一篇几乎没有废话和废词的好文。

此外不得不谈那些极具真实感的战争气氛。在娓娓道来的故事中，



控制了整个巴黎，每个路口都有盖世太保盘查，如果您真的想保护这个莽撞的小伙子，最好的办法是让他乖乖待在这儿。”

“他会死的！”

“至少现在不会！”——哦，我的衬衫和领带，它们全完了！

我和教授轻轻地把伤员放平，让他闭上眼睛休息，然后开始收拾一地的血污，玛瑞莎端来一盆水，我们仔细地洗干净双手和皮肤上沾到的血迹。

“接下来该怎么办？”她忐忑不安地望着我，“咱们总不能一直躲在这儿吧？”

“别担心！”我搂住她的肩安慰道，“等阿尔芒稍微好点儿，我就打电话叫皮埃尔把车开过来，他可以装成病人和我们一起去医院。从瓦格拉姆林阴道旁边的小路走，我想德国人还不至于在那儿设卡。”

“能行吗？”

“只有试一试，否则他们开始搜查并找到这儿，我们都得死！”

接近十二点的时候外面已经开始戒严了。一小队一小队荷枪实弹的德国人踏着坚实的步子从街上跑过，让人心里更加恐慌，从夏洛街的交叉口后面可以看见无数侵略者像狼群一样趾高气扬地通过凯旋门。

而我现在担心后座上那个伤员，虽然他换上了干净的外套虚弱地靠在玛瑞莎和索莱尔教授中间，但是惨白的脸色显示出他失血过多，随时都可能昏过去；可更糟糕的是前面的盘查，没想到在这种僻静的小路上都能撞上德国人的流动岗——我真该为上次礼拜时偷偷亲吻了玛瑞莎而向上帝忏悔。

皮埃尔双手攥着方向盘，紧张地望着前面转弯处的两个士兵，当他们示意把车开过去时，小伙子指关节都泛白了。

“没事，伙计。”我安慰他，“打起精神来，一切照安排好的那样做。”

“是、是的，阁下。”

一个端着步枪的矮个子士兵把头弯下来看了看，用生硬的法语问我们要去哪儿。

“医院！”我接过话，“我的秘书得了急症，也许是阑尾炎，得立刻去检查！”

士兵带着狐疑的神情打量着后座上的三个人，最后把目光落在一脸苍白的阿尔芒身上。

“是他吗？”他用手指着问道。

“对。”

“这两个人是谁？”

“他的妻子和母亲。”——我真不想撒这样的谎。

也许是玛瑞莎和索莱尔教授脸上焦急的神情很有说服力，矮个子士兵最终相信了，挥挥手示意我们过去。

我真正的秘书松了一口气，正要发动车子，旁边却突然传来一个极其低沉的声音：

“等一等。”

矮个子士兵转过身，“啪”地一下立正、敬礼。

一个身材高大的男人从吉普车上下来，走到我的车窗前。

“对不起，先生，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车里的空气骤然紧张，我暗暗叫苦；他来得可真不是时候。

我掏出身份证和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塞进他手里。这个军官向我略一颌首，开始一张、一张地检查。

时间变得特别漫长，我打量着他的肩章和帽徽，猜测他的军衔与职务：黑色的制服和银色的饰带徽章告诉我这家伙好像是个党卫军上尉，就外表来看，他是“纯种”的日耳曼人，一头金发，蓝眼睛，身材挺拔，轮廓分明，长着一张足以和阿波罗媲美的英俊面孔。如果他不是纳粹，我倒很愿意请他当素描模特。

“抱歉，伯爵先生。”他把证件还给我，“能告诉我您要去哪儿吗？”



我又重复了一遍刚才的谎言。

“啊，是这样。”他用湛蓝的眼睛看向我身后的三个人，“您可能还不知道吧？今天早上，有几个暴徒在乔治五世路上向我们的士兵投掷汽油弹，我们当场击毙了一个，逮捕了其他人，不过还有一个负伤逃走了，所以我们必须小心点，绝对不能让他漏网！您会配合我们的，对不对，伯爵大人？”

他富有磁性的嗓音却让我们不寒而栗。

“当然了，先生。”我勉强笑了笑，“如果有情况，我一定报告——”

“那么可以请各位下车吗？”

“干什么？”

“我得仔细检查！”

混蛋！我的心都提到嗓子眼儿了：“可是，先生，我的秘书病得很重。您看，他疼得非常厉害……”

“就一会儿。”

“您太强人所难了，先生！”

我的话让这个军官稍稍皱了一下眉，他直起身子做了个手势，后面的五六个士兵立刻如狼似虎地拉开车门把我们统统拽下来！

“放开我，你们要干什么？”玛瑞莎尖叫起来。

我使劲挣脱手上的钳制，推开她身边的两个士兵！而这时那个上尉一把抓住摇摇晃晃的阿尔芒，掀开了他的外套！

殷红的血从里面浸满了衬衫下摆。

一时间我手脚冰凉。

“啊哈！”上尉嘲弄地看了我一眼。

“不，你们别碰他！”玛格丽特·索莱尔教授扑上去扶住她的学生，“他受伤了，必须接受治疗！”

“我这就给他治疗！”上尉走到他们身后，掏出手枪抵上阿尔芒的脑袋——

啪！

血和脑浆溅到了索莱尔教授脸上！

现场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吓呆了，我只看见阿尔芒的尸体沉重地摔在地上，一动不动。索莱尔教授发出一声愤怒的叫喊，死死抓住凶手的上衣！

“法西斯！刽子手！”她像母狮一样对他又踢又打，“你们应该下地狱，魔鬼！撒旦！”

上尉一脸厌恶地挡住她的手，掐住她的脖子把她推倒在地，别过脸就是一枪。

现场再次安静下来，不一会儿我听见皮埃尔跪在地上作呕的声音。玛瑞莎把脸埋在我怀里哭起来，我紧紧抱着她颤抖的身子，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

两个人，两个人顷刻间死在我面前！一种不知道是恐惧还是愤怒的东西填满了我的脑袋，我盯着那个穿军装的恶魔，浑身僵硬！

他慢慢地把枪插回腰间，做了个手势让士兵把尸体拖走，然后踏过一地的鲜血来到我眼前，高大的身影立刻严严实实地挡住了阳光。

“伯爵先生，我想提醒您，”他微笑着对我说，“下次不要再撒这种蹩脚的谎，因为我对血腥味很敏感。现在，就请您为您的愚蠢付出代价吧！”

巴黎警察局，不久之前已经被盖世太保和党卫军接管。我从来没有想到身为法国公民的我居然会坐在审讯室里接受德国人的盘问。

“夏尔特·德·诺多瓦伯爵，二十九岁，世居巴黎，法兰西音乐学院名誉教授，教的是巴洛克音乐史以及作曲，也常常写一点独幕歌剧。”那个高高在上的凶手慢条斯理地读完我的档案，“啊，原来您是一个音乐家。”

“不！我现在是你的囚犯。”

我忍不住哼了一声，迫不得已放开他，跌坐在椅子上。

“脾气暴躁对您来说没有好处，伯爵大人。”上尉用同情的目光看着我，“我相信您一定愿意和我们合作，这对您和那位小姐都好。”

疼痛让我的额角渗出冷汗，我抚摸着手腕没有开口，而这个野蛮人却胸有成竹地掏出香烟在我面前点燃。

“吉士牌的，您要吗？”他把烟雾喷到我脸上，“或许它能帮您想起几个小时前的事！”

我厌恶地咳嗽了几声，转过脸去。

波特曼上尉似乎并不介意：“据说烟头的火星刺激人的痛觉神经时，大脑就会更清醒，不过我却老是担心这样的温度会在女人细嫩的皮肤上留下永久性的疤痕。”

混蛋！

我捏紧了拳头，努力压下揍他的冲动，勉强清了清喉咙：“……这不关我们的事，随便你信不信，我和玛瑞莎只是想帮助他……我们只是帮助一个受伤的人而已……”

“这么说您是一个好心人？”

“我们和他搞的袭击没关系，我发誓！”

上帝啊，我恨自己这副口气。

波特曼上尉用他冰冷的蓝眼睛死死盯着我，然后啪的一声打了个响指儿，我看到他的嘴角浮现出得意洋洋的浅笑，或许他认为最终能让我低头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

“好了，就这样吧，”他走回桌子后面，“您看，说清楚不就行了吗？您可以走了！”

我猛地抬起头——他在开玩笑！或者又准备怎么捉弄我！

“别用这种眼神看着我，大人，”他笑了，露出洁白整齐的牙齿，“我没想过为难您，您说清楚了，这不是挺好的吗？好了，现在您和您的未婚妻——”他朝门边抬了抬下巴，“——赶快走吧！”



个高大的身影站在二楼的窗户后面，微笑着碰了碰帽檐。

这个混蛋！

汽车把我们带回了塞尔比皮埃尔一世林荫道上的公寓，我让秘书停好车，赶快进屋来。

多利奥小姐正在铁栅栏里焦急地张望，看见我们时露出一脸的欣喜。她打开门，小心地望了望周围：“感谢上帝，您总算回来了！”这个老妇人用白手绢捂着胸口，“我一整天都没有您的消息，真怕您出了什么事……”

我把玛瑞莎扶进来，勉强笑了笑：“没事，只不过被几只狗拦住了。你看，我们好好的。”

“上帝保佑！”

“我母亲打过电话来吗？”

“都打了十几个了！”她在我们身后关好大门，“夫人非常担心，希望您尽快跟她联系。对了，吕谢尔先生和麦伯韦西先生也一直在等您。”

我愣了一下，接着果然在客厅看到了我大学时就认识的两位忠诚的朋友；西蒙·吕谢尔在窗前吸着烟，而拉丰·麦伯韦西则不耐烦地用手指头把沙发扶手敲得梆梆响。当我拥着玛瑞莎推开门时，他们不约而同地跳起来冲到我面前。

“夏尔特，该死的，你跑到哪儿去了？”

“我们到处都找不到你，出什么事了？”

一股热乎乎的东西从我心底升起来。我拍拍他们的肩，示意大家坐下来，吩咐多利奥小姐拿三杯白兰地。

大概是我们疲倦苍白的神情和皮埃尔嘴角的伤让他们明白了，西蒙·吕谢尔小心地问道：“我看外面很乱，你们……是不是碰上德国人了？”

“对，有点小麻烦。”我没有否认，“是党卫军……他们都不是人……”

的事。”

“对，我准备离开巴黎。”我从抽屉里找出那些放了很多的文件，“原本想和你们一起找到解决剧团危机的方法，这毕竟是我们从大学时代就用心经营的共同财产，但是现在看来我是没有这个时间了。”

是的，我们三个因为对歌剧的热爱而建立的小型剧团——夜莺，在战前巴黎的各个沙龙中是最受欢迎的，但是当德国人开始在边界上威胁法国的安定和浪漫生活时，许多演员都请假离开了，但每个人都不想这个可爱的集体因为野蛮的战争而消失。西蒙他们和我都认为可以先观察形势再考虑怎么办，可是现在我觉得有必要做出最后的决定了。

“你是怎么打算的，夏尔特？”

拉丰和西蒙都认真地看着我——可能是因为我小了五岁的原因，他们对我一向很宽容，很多时候都先听我的意见，这让我非常感激。“对不起，我想……我想我得尽快离开巴黎，所以必须放下在这儿的一切工作，包括剧团的事。”

“你的意思是暂停剧团的活动吗？”西蒙偏着头问道。

“是的，至少是这样，我不希望它解散，但现在没办法像以前那样运作下去。即使德国人允许它存在，可谁又愿意在这样的情况下若无其事的表演呢？可是如果我离开巴黎，你们两个的负担又要加重一些，我希望你们最好能和我一起回阿曼德庄园。”

“是今天的事让你做出这个决定的吗？”

“对，”我一点儿也不想否认，“我觉得事情没完，一定是这样！党卫队可没有什么心慈手软的家伙，他们不会这么轻易地放过我和玛瑞莎！那个上尉很有可能会再找我的麻烦；他是这种人！我能看出来！”

西蒙皱起了眉头：“我明白了。”

“你是对的！”拉丰赞同地点了点头，“别抱什么侥幸心理，趁他们还没找上门来赶快走！不用担心这里的事，我们会把一切都打理好的。”

“怎么，你们不打算走吗？”我很意外，他们在外省有几处不错的



房产。

拉丰咧开嘴笑了：“不，厄尔娜惦记着她的姐姐，暂时还不愿意走；西蒙也得说服他固执的老妈妈！”

“别担心我们，”另外那个皱着眉头的人站起来拍拍我的肩，“毕竟德国人在表面上还是遵守日内瓦公约的。”

“谢谢。”我已经不知道该说什么了，他们的笑容总是这样亲切，“如果平静下来，我会立刻回巴黎。”

洗了澡之后我轻轻推开客房的门，在暗淡柔和的台灯灯光下，玛瑞莎安静地躺在床上。

我放下擦头发的毛巾，在她身旁坐下来。她是一个多么纯洁、漂亮的姑娘啊，有着最无邪的眼睛和最小巧的鼻子，粉红色的双唇饱满而诱人，淡黄色的头发衬托着她白皙的脸蛋儿，那么的赏心悦目。我知道她的内心和她的外表一样美丽动人，她善良而且热心，每个人都喜欢这个开朗的女孩。我想自己是第一眼见到她的时候就爱上她了，更庆幸自己真的能拥有她的爱情……

这双敏感的眼睛似乎感觉到有人正在注视，缓缓地睁开了：“夏尔特……你怎么在这儿？”

“我在回想第一次看见你时，你穿着白色连衣裙，戴着扁圆形无边帽的样子。”

她笑了，伸出手摸了摸我的脸：“怎么了，睡不着吗？”

我抓住那只手贴在了胸口：“我是担心你，好些了吗？”

“没事了，我想没事了，我只是觉得这一切太突然、太可怕了……我原本、原本只想帮助他们……哦，天哪！”

我把她搂进怀里，抚摸着她单薄的双肩低声安慰，告诉她这一切不能怪她，这就是战争：“跟我回阿曼德庄园吧，我们在那里是安全的，我可以保护你！我想立刻跟你结婚，我不希望你出事！”

“你太好了，夏尔特，我爱你。”

“我也是！我一直感激上帝把你给了我，我真是个幸运的男人。”

她又笑了，并用双手托起我的脸：“傻瓜夏尔特，我才应该感到幸运。你知道奥黛丽她们都怎么说吗？她们说你有巴黎最美的黑发和蓝眼睛，有最精致的面孔和最高贵的心灵，我一定是上帝的宠儿才能和你在一起。”

我紧紧抱着她，再一次向她求婚。

“我愿意，我一直都愿意！”她在我耳边低声地说，“我们离开这里吧，我害怕像阿尔芒一样什么也来不及说就突然地告别这个世界，我不想这样失去你……我请我的父母都去参加婚礼，还有约瑟……”

一阵巨大的喜悦让我差点浑身发抖！我使劲地搂着她，吻她的额头。

这是我一生中听过的最美的话语！

如果一切都可以照着我们的愿望发展，那么我也许一辈子都不会知道命运可以残忍到什么地步……

第二天，我变得比往常更有决断力了——我和西蒙他们利落地吃完早餐，吩咐皮埃尔先把玛瑞莎送回家，然后就先去了剧团，用近两个小时的时间和我的两个合伙人宣布了昨晚做出的决定。接着是关于交易所里的事情，其实在德国人进入巴黎之前，所有的经济人都自觉地停止了工作，我要做的只是把授权书签署以后交给西蒙，让他全权代理罢了。在晚饭之前我回到家里，写好了给学院的请假条——但愿还有用——几乎在我刚放下笔的时候，多利奥小姐就来告诉我，玛瑞莎来电话了。

我迫不及待地拿起听筒，里面传来了她喜悦的声音：“夏尔特，夏尔特，好消息！我把我们的决定告诉了爸爸和妈妈！”

“他们同意吗？”我突然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等待成绩的小学生。

“他们赞成！感谢上帝，他们祝福了我们！”

“太好了！”一股无比轻松的感觉立刻充满了全身，我忍不住露



出了微笑，“他们真是太好了，我今天晚上会过去当面感谢他们！亲爱的，我会正式向你求婚！”

“哦，我太高兴了，我会等你的！我得告诉奥黛丽她们，对了，你还要通知西蒙他们是吗？”

“是的，我还计划请他们当主婚人。”

“快去办吧，马上！”

我怀着无比幸福的心情结束了这次通话，放下电话就叫来了安德烈，吩咐他把请假条送到学院去，顺便通知西蒙·吕谢尔先生和拉丰·麦伯韦西先生：“请他们今晚到我这儿来吧，我有好消息告诉他们！”

“是的，大人。”连他的脸上都是一副明白的浅笑。

这时一阵急促的脚步声打乱了我愉快的心情，皮埃尔急匆匆地从客厅里进来，外套脏兮兮地挂在臂弯上，好像在土里打了一个滚儿。我意外地皱了皱眉——

“怎么了，小伙子，看看你！”

“大人！”他喘着气抹了抹额头，顾不上自己满头大汗的狼狈样，“对不起，可是——出事了、太糟糕了！”

“到底怎么回事？”

“我们走不了！”

“什么？”我差点跳起来，“快说清楚！”

他急促地喘了口气：“今天早上我去车站买三张到默伦的票，他们要看身份证，我就把您昨天准备的拿了出来——是啊，就是您、吉埃德小姐和我的——但是他们却叽叽咕咕了好一会儿才说什么不能把票卖给我！”

“为什么？”

他的脸色越发地难看了：“这个……我听他们的口气，好像是德国人命令的……”

我突然感到一阵恐惧：“船呢？你去买船票了吗？也许我们可以沿



这或许就是一个平民姑娘和一个千金小姐的区别，她们即使有着相同的美貌，可是在面对困境的时候，前者便显示出巨大的勇气和才干。我再次庆幸自己没有财富和血统蒙蔽了眼睛，而母亲显然也是个非常明智的人。

这天早上，我待在琴房里弹奏美妙的《月光》，玛瑞莎静静地把头枕在琴盖上聆听。这是她最喜欢的钢琴曲，也是我最熟练的，是为了她而特别练习过的。

“这就是你的特质，夏尔特。”她望着我的手指按下最后一个键，轻轻地笑了，“知道是什么吗？”

我歪着头露出好奇的表情。

“听你弹《月光》时，我就能感到自己是被爱着的……”

“哦，看来平时我做得还不够。”

“亲爱的，你在装傻，”她咯咯地笑起来，“你知道我不是这个意思。”

“那就说明白点，宝贝儿，你的未婚夫不是个聪明人。”

她的眼睛里透出了少有的清澈：“你是个很温柔的人，夏尔特，非常温柔，对于你爱着的每一个人都付出全部的感情，虽然有时你很冲动，说话也不客气，可是没人因此怨恨你，你应该知道这是因为你如此直率、讨人喜欢而且善良。当然了，我也因为这些更加的爱你。”

我的脸上竟然微微发红，她的话让我感到一股从未有过的甜蜜。

“我太爱你了，玛瑞莎。”

“我也是……”

最后一个音消失在我们的双唇中间。

片刻后一阵敲门声分开了我们，多利奥小姐拿着一封信走了进来：“有个邀请，伯爵先生。”

她把那张淡黄色的折叠卡递给我，我看到了上面张扬的花体“M”——玛内夫人竟然真的想到了我，我苦笑了一声，把它放在口袋里。至少我答应了戴斯先生会去，而且这最终也是为了玛瑞莎。

## 四

我是步行到舞会上去的。

从我的住处到莫里斯·巴雷斯大街整整有一个小时的路程。不过我压根就没打算让皮埃尔开车，理由很简单——没汽油了！

巴黎的燃油早就变得非常稀有，私人汽车运动被根除得很彻底，许多平民汽车在没收之前就没有了燃料，虽然我没有失去自己的车子，但是它的顶棚上也已经积了不少灰尘。现在街上突然比战前多了不少步行“健身”的人，最方便快捷的交通工具就是脚踏车。

我在玛瑞莎的劝说下勉为其难地穿上了一件看得过去的礼服，然后在外面罩上了灰色的风衣，用帽子遮住头。这身打扮在辉煌的灯光下毫不起眼，所以当我来到玛内夫人的宅邸时，要不是掏出了请帖，门卫一定不让我进去。

当这个势利的家伙满脸严肃地看着那张纸片儿时，从大门外接二连三的轿车上下来一大串说着难听的异国语言的客人，其中一个人的个子很高，金发暴露在明亮的白炽灯下，当他湛蓝的眼睛望向我时，竟然还微微地冲我点了点头。

主啊，为什么我老是见到他呢？

罗斯托克·冯·波特曼上尉今天依然穿着他笔挺的制服，全黑的紧身上衣勾出他如同雕塑一般的身材，结实有力的双腿上是一双锃亮的制式靴子，右手托着大檐帽，铝线编成的帽带闪闪发亮。我想如果能忽视他袖标上那个丑恶的“卐”字，那么我也许会为他的外表发出由衷的赞叹。



我漠视了他的目光，转过身，快步走进富丽堂皇的大厅。

舞会布置得异常奢侈，宽敞的大厅里满是最艳丽的鲜花和女人，乐队在东南角上奏着温文尔雅的小步舞曲，天花板上的水晶灯璀璨无比，明晃晃地照着下面，在雪白的餐桌上堆满了紧俏的香槟和肉类食品，黄油厚厚地涂在面包上，还有“稀罕”的鱼子酱、火腿……我在这里一点也找不到物资短缺的痕迹。

我端着一杯白兰地缩在角落里，冷冷地看着这些相互寒暄的客人，有倨傲的征服者，也有卑微的逢迎者，还有一些就是和我一样愿意置身事外却又无能为力的人。我祈祷不要有任何人来找我攀谈，我只想见见西蒙、拉丰和戴斯先生，打个招呼就赶快回去。

不过显然这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我一直没看到那两位朋友的身影，而善于交际的女主人是不会疏忽每一位到场的客人的。

“哦，天哪！瞧瞧我看见了谁？”当这个娇滴滴的女声在我耳旁响起的时候，我忍不住在心底叹息了一声。

“上帝啊，竟然是您！诺多瓦伯爵大人，我真是太荣幸了！”身材苗条的玛内夫人做出一脸的惊喜出现在我面前，她穿着一套露背晚装，耳朵和脖子上的钻石首饰摇摇晃晃，手里拿着一把硕大的鸵鸟毛扇子。

“您好，夫人。”我挤出一丝苦笑，“感谢您的邀请。”

“哦，哦，别这么说，您能来是我的荣幸。”她棕色的眼睛里满是妩媚的神情。“我听说您自从订婚以后就很少在社交场合露面，怎么，吉埃德小姐那么有魅力吗？”

“我只是想多陪陪她。”这个令人讨厌的女人！

“哎呀，您的话真是让我伤心啊！”她用扇子遮住嘴吃吃地笑了，“您知道吗，您订婚的时候可弄哭了巴黎很多的年轻女孩子呀，像您这样温和又才华横溢的美男子真不好找，其实连我也一直很仰慕您……”

“真是抱歉了，夫人。”我感到胃里一阵难受。

这场让人很不愉快的谈话甚至进行了好一会儿，这个虚伪的荡妇不



停地恭维我，还殷勤地打听我的“新作”，而我知道她不过是想把我也弄上她的床，然后向人夸耀自己又有了一个不错的人幕之宾。

我的脸色越来越冷，最终什么也懒得说，她尴尬地笑了笑，非常识趣地走开了，迎向一群腆着肚子的德国将军。

我换了一杯酒，开始在舞池周围散步，寻找我的朋友们。我记得戴斯先生似乎是想借这个舞会告诉我一些事情，不过现在要在百十号人中立刻找到他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好在我刚来到靠近阳台的地方，一个热情的身影就先看到了我，并且很快走了过来。

“我正在找您，伯爵先生。”这个出版商高兴地握住我的手，“我猜您肯定早就到了。”

“早去早回，我的未婚妻叮嘱过我。”

他滑稽地笑起来：“是的，是的，应该这样。您不介意到那边和我们聊聊吧？”他指着窗户边的几位先生问道。

“当然。”我点点头。

那些人我大部分见过或者听说过，他们都是一些很少出现在这种场合的知识分子，虽然不是激进的爱国主义者，但是不约而同地讨厌德国人，并且毫不畏惧地表现了自己对占领军的态度。

“我们有一些小小的合作意向，不知道您是不是也有兴趣参加呢？”戴斯先生笑容可掬，但是我却很担心，虽然这里的人都是玛内夫人邀请的客人，可是谁又能保证里面没有一个穿着礼服的盖世太保呢？

然而这些先生们还是很谨慎的，他们只是含含糊糊地说是一笔对法国而言非常有用的投资，当然是关于“出版业”方面的，我揣摩着可能是一份地下抵抗组织的报纸，于是慷慨地表示愿意在现金方面投资，至于利润嘛，则可以在“全面胜利”以后再来计算。

戴斯先生很高兴有这么多的“合伙人”，他提议干一杯：“为了各位的勇气……还有我们的法兰西！”

最后一句话说的很低，但是每个人都不约而同低附和了一声。